

玉茗堂全集

玉茗堂全集

臨川義仍湯顯祖著

尺牘

與門人胡元吉

嶺南百姓極喜吾省人士爲長吏董撫於茲在東
莞治行至今稱第一楊臨臯遠矣萬里之行始
於足下願言勗之莞爾文雅餘風可鳴琴而治

清聲時聞用慰我心

答黃荊卿

七年之官二十年之別千里之外能憶六十歲
老人壽之以詩可謂不忘之至矣來詩云傳聞
去國譚猶劇不道爲郎罷卽貧似爲悠悠者解
夫悠悠者何足爲解乎太守蘇公課賦見弟家
淮允未止一十二石問曰國租本折絹半公歲

穀當不能滿六百石且公爲宰幾何子弟對曰
四年矣蘇公嘆曰人言何足信弟咲而謝之古
稱知己之難世豈有達觀怖死義人要錢者耶

寄鄒爾瞻

吾兄大筆有中外時貴所必不能請者而歸仁
一記乃爲兒開遠應之如響豈真以孺子爲可
教耶合發孔孟歸仁之旨真是確論至云性慈

生忽學道人正多坐此

與傅商盤司成

門下以天下之士爲海內之宗河汾地以作之
師築巖天以考其相冠冕之屬章掖之徒仰其
門闕如望雲中之山挹其津涯似味忻然之水
何期豚犬得近夔龍其兄已矣猶羈結阜之懷
有子淒其常恐析薪之墜普開叢象之雲重沾

聖阜之雨撫西河而廻載泣咏南山而祝萬年

答李洙山

誦道教知山陰道中應接不暇而更反哭築場
終弟子之義好禮不倦矍相之賓也前無瑕來
自言能折門下西河之疑弟心咲無瑕高資又
誰當折之者大專甚細非歿數度不能生非生
數度亦不能歿也此中甘苦節度誰能證之欲

殺衆何意千秋某在斯門下一過敬亭訂此大
事何如

寄余瑤圃

尊公老師已哀然易名之請最爾砭砭何關遲
疾貴治孝廉陸君夢龍成其材不下東海長卿
知門下當爲下榻徐天池後必零落門下絃歌
清暇倘一問之林下人閒心及此不盡

答姜仲文

非仁兄一疏千秋不知四明事相國座右銘非
止去國餘忠已也弟自分袂杳爾龍沙公來雪
山重公去雪山輕匪虛語也江東雲樹欲寄無
由適徐生能數學願一窺天於門下因得附訊
焉庾陽必自有語

與朱以功

天下非水則旱而儒之貧者尤苦儒之真者猶
苦則門下是也北門賢者固不諱窮獨如世道
何

與馮文所大叅

戊戌之計明公大爲僕不平言於使者相其談
而明公乃復不免辛丑之計僕三年杳然嚴壑
不當入計中時本寧卒公大爲不平言於吏部

堂梔其筆而李公亦復不免夫以明公與李公
名如日月之榮實若鼎鈞之重而講後疑傑尚
爲詬譏不置况如不佞名微實輕無足光重於
世者哉吳江非遙而出門之難阻我夢思知明
公近著寶善編記吳中耆舊逸事而太倉起潛
師父子幽善良多惟前後裁入書得明公而信
庶可不朽

與錢抑之

會試取雋者日近卑弱亦各自寫其致學士不知所之撫予所謂冥冥者其有宰於人乎駕二龍於天達翔獨鶴於人間是所願佇

與姚承菴

門下蒼然藹然有正叔之正而伯子之和自在若弟於蘇長公意韻猶在疑似間也東坡謂洪

川不知何年打破他這敬字蓋東坡高資又參
遊於禪達達有拍版門槌之戲不知敬體無破
可打破之敬非敬也正叔歌後不哭此是可破
之敬故蘇子打之如門下之敬似無可破者何
如

與陳匡左

丈名香之秩且中遂留爲清卿乎若出當作人

師江湖之氣方急惟深心鎮之與兒輩東望輒
思文與姜山不置近得曹能始示遊西山匡阜
詩如出武陵談谷中事步虛雲際便風微聞可
與晤歌幸爲謝言

與丘毛伯

正文體自是正論第我國家全任法不全任人
卽文體不正者服官不敢不如法治偶以此三

年一度耳

寄羅柱宇中丞

宣城湯嘉賓弟宗英也在世爲一時文章之師
在弟爲千秋道義之友韓生異才自可暗中摸
索至以絕不相及之事累熊芝岡夫學使者行
法一奸生何負於世而紛紜若是世多以酒解
醒弟意非清泉解之不可兄天下之清泉也南

北之強不如不倚惟留意

答陸學博

文字諛歟佞生須昏夜爲之方命柰何

寄膠州趙玄冲

宋陳同甫自云擴開萬古之心胸推倒一世之
豪傑其人雄厲磊砢歷落如此竟不爲世容惟
一幸節制知之不能終也以翁丈緒武經文何

在古英雄下而竟以一尉小縣令長謝里門高歌縱酒忘憂用老悲夫世人目無腫子至今極矣然聞兄諸郎君並以奇雋發越人之所損天之所益未可量也門人旌德劉大甫窮彌甚氣彌高欲度淮而東終業大兄之門如更不就遂有望三神山褰裳濡足之想弟殊壯之知大度恢然能爲之主雨花臺下一夢至今臨風悵佇

與張文石

弟士學讀文石之文宦學讀文石之疏松心竹
筠可追大雅雲聲堂大作乃屬言匪材伏膺則
慙方命爲慚竭蹶以成伏惟裁幸爰立旣新來
啓斯始文章禮樂舍門下其誰再節以趨九斗
未堪終對也

啓呂姜山

寄吳中曲論良是唱曲當知作曲不盡當知也
此語大可軒渠凡文以意趣神色爲主四者到
時或有麗詞俊音可用爾時能一一顧九宮四
聲否如必按字摸聲卽有窒滯迸拽之苦恐不
能成句矣弟雖罷仕一歲不再謁有司異地同
心惟與兒輩時作磻溪之想

與陸景鄴

僕少讀西山正宗因好爲古文詩未知其法弱冠始讀文選輒以六朝情寄聲色爲好亦無從受其法也規模步趨久而思路若有通焉年已三十四矣前以數不第展轉頓挫氣力已減乃求爲南畝即得稍讀二氏之書從方外遊因取六大家文更讀之宋文則漢文也氣骨代賂而精氣漸勁行其法而通其機一也則益好而

規模步趨之思路益若有通焉亦已五十矣學
道無成而學爲文學文無成而學詩賦學詩賦
無成而學小詞學小詞無成且轉而學道猶未
能忘情於所習也思顧彥昇托契之咏子美同
遊之思謂四方之大必有曠然此路精其法而
深其機者庶幾及老而得窺其制作發鄙質所
未逮則亦足以滿志而無恨矣旣自俛循孟子

論友鄉國之士裁得以鄉國士相友或未敢與
論天下之士論詩書行事也僕卽有所通其鄉
而已耳偶一憤上欲出於其鄉承下風於四方
之殊才而疵賤已久羸蹶日增行路之難今世
爲甚安得四出而望見其人其人又安肯坐而
爲某來者日者忽拜良書大雅之辱爛焉千言
大抵引重彌至倅而受之面泚發赤已復驚喜

自疑豈天下士亦可以一鄉之士交耶遊未能
出其鄉而天下士乃肯爲我先而至古誠有之
何以得此於今也祀玩數四乃始知陸君蓋有
意乎古人非今人之爲文而已者詩不云乎樂
彼有檀其下維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夫檀之
可樂得穀其下以叢翠焉穀之願也玉在受攻
得他山而錯焉亦玉之所不辭也僕其穀與石

乎樂能於僕而治不能於門下何也書所論爲
文之善與病蓋已精其法而深其機者談文字
之病非於有餘而於不足地有所不足在其東
南天有所不足在其西北天地有然而況人乎
病而陰不足於陽病而陽不足於陰亦其勢然
也古文賦秦西漢而下率以不足病無有餘者
詩唐四傑子美而外亦無有餘從其不足而足

焉斯已幾矣宗元之論爲文子瞻之說稼穡以
求其足而止至於文之質生而已成虎豹之皮
虹霞之色不借質於犬羊羶臙必矣陸君體能
文之質了然於後人之所不足必曠然於前人
之所有餘其爲美禮之可樂而攻玉之有成也
已諗倘得時窺制作以發衰羸之思幸矣他日
更有請也

寄袁小修

部下雪堂夜語相看七八人而三公並以名世
之資不能半百古來英傑不欲委化遺情而爭
長生久視者亦各其悲苦所至然何可得也弟
不能世情慳惓事而於此際無服之喪無聲之
哭時時有之更在世情之計小修當此摧裂何
如天恨來知兄意氣橫絕無損常時而中郎有

子而才稍用爲慰湘沔間正圖一把晤也

寄南弦浦關中

戊戌僕堅求去官而明公垂念不置僕卽從闕
下西歸未嘗一日之任而竟以辛丑計去明公
力援翻爲削迹之本然所留所去之賢佞乃留
人去人者之賢佞也明公會目僕爲有關係人
數何得言去夫世已忘懷惟感知無盡一十七

年纔吐此音南北紛如曷盡西方之思

與熊芝剛

讀大疏始知鉅人在邊不在廷也玉光劍氣時
有白虹上見於天行召公矣郴州有奇士曰陳
元石願一趨風門下與談必有當也天下士須
有氣力者承之幸強食自愛

答石楚陽中丞

弟流覽時事常有概於卜式之談縣官有隱能
者宜輸力富者宜輸財明公以文武兼資秉錢
乘障爲國力臣弟爲世捐便宜率妻子耕種牧
畜逐商賈什一之利致富廣灌輸助邊今並以
精方罷緩心計迭錯無能有所壅蓄向麾下少
致升粟寸鏹助軍市牛酒萬一而猥以破俸厚
貽賴拓無用之人此其人曾不能與牧豎同短

長而輒敢醜頤再餐不幾怙愛而頤無節度之
甚者乎蒲扇頭報章五六十明珠瑟瑟然從肺
肝鏘激而出必非餘人所得懷袖者古歌但得
一心人何用錢刀爲原貺返璧篤誼中心藏之
矣

答高景逸

門下爲大道主盟雖千里之駕已及途策而乘

燭之光猶晞日莫翫其德音良深感幸承問一
日千古其事何在無欲主靜談學所宗千古乾
坤銷之者欲有能一日仁壽在斯第槩觀斯人
有欲於世者未必能動無欲於世者未必能靜
就中消息詎可詳言至於世局紛呶正坐人生
有欲世棄已久世寄爲誰或笑或歌總未敢爲
翰音之報耳

答岳石帆

狂狷辨極中當今假道學之病狂者嚶嚶古人
狂者言行不掩假道學亦然至於行似廉潔則
僞狷久矣獨狷者踽踽涼涼假道學亦踽踽涼涼孟
子時尚未進此石帆今語大是申商仲季辨贊
深爲公穀流通炤世爲天眼通然假道學終不
絕彼假中亦有光景滋味也

答諸景陽

直心是道場道人成道全是一片心耳每問江
東豪傑天下皆曰有諸先生最勝處不在講學
且聞學人多弱諳先生腰腹殊巨健啖爲世寄
一喜歸子慕遂不我遑兄必有文以張之

寄董思白

卓達二老乃至難中解去開之長卿石浦子聲

轉眼而盡董先生閱此能不傷心莽莽楚風難
當雲間隻眼披裂唐突亦何與於董先生哉形
家饒生上謁十年通此一字生愿而爽要離冢
傍亦可用也

答阮堅之

達觀於章門舟中道我法中猛持異日有堅之
弟懷不忘竅六歸倫達風雅流溢已乃有言世

外之心固非世內人盡了得扇頭詩微亭雲氣
霏疊堂席爽爾成韻以通名字不足屢懷袖也

答鄒公履

任公托末契而爲客子美思述作以同遊裁理
酬情今昔無睽寧當僕不求公履而公履不求
僕耶當時序已佳平心定氣返見天性可爲良
言僕直望公履轉縱轉深才情更稱少年人不

在平心定氣而在讀書能縱能深乃見天則爾

答凌初成

不佞生非吳越通智意短陋加以舉業之耗道
學之牽不得一意橫絕流暢於文賦律呂之事
獨以單慧涉獵妄意誦記操作層積有窺如暗
中索路闖入堂序忽然霽光得自轉折始知上
自葛天下至胡元皆是歌曲曲者字轉聲而

已葛天短而胡元長時勢使然總之偶方奇圓
節數隨異四六之言二字而節五言三言四
歌詩者自然而然乃至唱曲三言四言一字一
節故爲緩音以舒上下長句使然而自然也獨
想休文聲病浮切發乎曠聰伯璠四聲無入通
乎朔響安詩填詞率履無越不佞少而習之衰
而未融乃辱足下流賞重以大製五種緩隱濃

淡大合家門至於才情爛熳陸離嘆時道古可
咲可悲定時各手不佞牡丹亭記大受呂玉繩
改竄云便吳歌不佞啞然咲曰昔有人嫵摩詰
之冬景芭蕉割蕉加梅冬則冬矣然非王摩詰
冬景也其中翻蕩滌夷轉在筆墨之外耳若夫
北地之於文前新都之於曲餘子何道哉

與湯霍

李九我清方自愛甚而非所言者亦言之當自
少禪理耶王荆國久禪理遭遇信主莫克自終
其用神物固不可爲耶將魯越之鷄才與自爾
非薰學所能爲也王弘陽陶石簣能轉世否巖
壑間廊廟事足爲一快然有微意惟有以教之

答王字泰

丈賢書說受病因緣對治本末甚暫且引不得

爲良相爲良醫語夫族醫者徒工殺人之技無
生人之心以口舌爲烏喙以白簡爲砒霜而曰
以醫國其可乎弟曾讀東垣書序傳其人孤耿
慈惻隱微必敬蓋有至性躬行者序傳文字亦
精整有法度世儒恒言漢唐宋如元亦何能十
一也仁丈序文字殆類是非性體行誼深敏樸
至不能爲是言弟數動江東之興顧堂上有二

雖日以班斲供養且資旅乏不宜上岸求人若
彼前後者何知而介介耶弟之右武兄之辰玉
俱爲故人數十年弟兄情禮知各極悲傷焦先
生不婆婆娑否爲弟一致聲

與李麟初

文章論定前賢退簪笏名除大雅留可爲名言
媿僕不足以承之也薄餼未能免俗所謂式食

庶幾爾

與門人李孺德

尊公百福方留難老以待吾子一第而吾子更
何待乎不患子才少患才而存見多耳令叔楚
歸否見本寧公當大有所得幸以起子

與劉晉卿

吾任孝友足法時時念之思遠存貽極感世誼

大作細讀之自是異日利器憶昔尊公在部生
曾斲長兒所刻時義請其塗教尊公數日後見
還曰令郎文字大勢不必塗抹拂其銳志但令
看朱註讀時墨自然改觀至今追思尊公愛吾
兄不以姑息今吾侄半千里外以文字求正若
更漫爾圈點重負尊公於九原矣但願如尊公
教棄去游習取朱註時墨玩之定有入手總之

此道雖小未易言也

又

發故篋索尊公手教長短近三十餘紙時爲傷心至其中論時事人物每多至言可定是非之極以發國史所未備不可不傳且經不佞裁定次第抄入刻內并尊公手筆見還我兩人光景如在目前不知後人能信此否

與門人孫子京

江東孫郎久踞石頭城秋風厲時必須一大決
令郎當已諸生冠軍父子搴旗畢登快事也望
之

答黃右文

弟學殖淺蹇然語人未嘗不盡其誠況於右文
公子乎急無以相益喜其有以自養也風雨遠

歸何能無念

與丁長孺

兄更以言歸耶輕垂晚之榮華保方剛之亮節
難進易退可謂君子矣頃復有士人來云霍林
終是道人求仲亦自奇士審爾則莊生所謂兩
行固可存而勿論也

與吳曙谷宗伯

枚卜伊邇正賴明公休休斷斷鎮重廓清求大
忠於大孝苦次固嚴築之墟也

答王太蒙中丞

清風所至吏民灑然伯東兄語弟云兄入嶺歲
省冗費幾萬餘公私餽遺亦如之炎海爲廉泉
聲鎮爲冰柱矣

與門人王起莘

以王氏冰蘖之嗣遊沈氏芝蘭之室原委旣闊
倡和復新日月就將器弘以利予日望之矣相
圖得鄭公之文立禮興詩非止不佞一人之感
已也

答鄒賓川

弟一生踈脫然初得於明德師壯得於可上人
時一在念未能守篤以環其中來去幾何尚悠

悠如是時自悲怛屢拜良規媿勉無量僭評長
公文字知有當否

與劉冲倩

古稱臭味二字最微而妙其中通極器界之外
不佞胃腹中時時有玉筍冲倩矣何近遠之間
大作謬爲點定并違

與晏懷泉給諫

年來計典倚重台垣一路一家達人自有衡量
正直忠厚至性然也長公孟謙文筆大進非止
爲門下發芝蘭之香且爲不佞借桃李之色矣
吳生棹有俊才禮宜先謁長者惟進而提命之
南治中袁公滄孺雅有道心不爲睢盱逢迎之
態曲折而至此門下亦時相引重否

與吳本如岳伯

昔人云良牧所在民富去而見思初謂平平爾
涉令去官始味其言惟清惟惠可以富民能富
其民乃以見思則門下之謂矣

答張夢澤

門下毓采南維宣機北極出蘭陵而結綬揚秋
馥於清風臨淪水以鳴琴寫春融於白雪士民
久芾平甘棠賓從隣輝於玉燭至如不佞偏州

浪士盛世遺民可爲大夫枉登高而作賦又聞
君子曾過庭而學詩子雲之心尚玄世皆譏其
寂寞萋弘之血未碧天不鑒其精誠自分池阻
人偏殘叢二酉之蠹簡何悟天發吾覆快覩三
辰之龍旗蹕然足音燦其物色大臣之度休休
若自其口告人之詞藹藹如見其心旣愛我耳
敢自愧其雕飾言年三苦必無棄于荊非謹以

玉茗編紫釵記操縵以前餘若牡丹魂南柯夢
繕寫而上問黃梁其未熟寫盧生於正眠蓋唯
貧病交連故亦嘯歌難續空垂愛日感瓶冰以
測寒願借長風獻指節而知短未展登龍一念
乃煩良馬三之恭承大製久絃誦於諸衿奉揚
仁風輒謳歌於片楮名香挹荀令之氣廉金頒
陶徑之資感公度之隆施慙寸私其匪報

與車嘉興

吾丈冲明在躬高華映世發江楚之英靈
爲衛廬之秀色憶南都陪遊醉德依仁睠言如昨茲
復借重中吳地大人殷撫以上善綬用中典其
在於茲漢故事以罷國治行第一召爲列卿豈
非故人榮望耶吉父遙附致候私薇垣在望無
任岐佇

又

平湖馬映台師老而子少沈几軒師去而子孤
上煩宮牆之引下乞門戶之庇此不佞所百叩
而祈也敝門生許應培以詩禮之門端而有致
吳顯科以簪纓之緒秀以能文統祈垂慈時加
藻拂極知人微地遠正以盛德通懷三千里而
呼以一應耳若乃公子龍鳳之標必取風雲之

友則如錢士升之清孫弘祖之後朱茂正之雅
皆扶風絳帳之英也嘉雖多士知者數人聊作
中涓以待伯樂之相爾

與孫令弘

孫君奇人也乃知爲公孫貴門無所苦而自以
意性好爲蒼淵簡遠不入世之文所謂怪怪奇
奇祇以自娛者耶已而知君名爲公孫子高華

中實有所苦故激而爲文章慙悻而苑伊雖然
然年少亦何至是也昨讀後寶晉齋記寥戾綿
延出人語度之外至云春秋三十有一周旋百
濫出罕素交入徧室適公孫何其多恨也晉王
述三十年不爲其從子所知山簡三十年不爲
巨源所知以君之才氣凝郁如是交遊內外豈
遂無是知子者耶淡以明之寬以居之何知公

孫之不復爲公也

答朱公子茂正

不佞南都奉陪尊公清英大雅日夜無倦後稍
踈闊冰玉之姿時映人心眼年來自傷常闕於
交遊吊恤之事而公子裁書遠報不以不躬爲
罪推引穠至琳瑯滿目森然有聲轉悲爲慶慶
我虞詩兄之有達人也文字亦有無可柰何者

時也年餘寸陰終宜努力

上馬映台先生

庚午之秋所錄者弟子某一人而已而弟子復以性氣乖時遊宦不達無以報稱南都一問起居量移平昌馳問公子而貴里人云俱在藤府寸忱未將弟子何爲知師盛德考槃福履彌泰而師母夫人北堂春永佳公子翩翩登秀弟子

之願殊慰因便薄致芹私函丈之前趨風何日
弟于無任想戀徊徨之至

答于中父

極感仁兄垂言卷卷弟堂上人已踰八望九老
萊于何當去斑斕何人跪拜著公服也拔致曉
者能斬鵬翼耶世局何常根性已定惟門下謹
身以待

與彭興祖

三

美人過山中無可爲報以兄意度所至必無人
道之患獨陰陽之患無可如何幸甚自愛

答黃金宇文學

大江以西乃有黃先生載籍極博發天苞地絡
之文才思殊脰倒珠海瑤山之筆奏牘可以三
千面無緣索長安之米對策幾乎六十而不獲

尺牘

四卷

三

奉賢良之詔人無足與之語天有所不可謀良
輔其才深悲其遇不佞蚤策步於先醒晚垂精
於後歟踰六望七委筆墨以頽唐越陌度阡嘆
知遊之契闊忽承駢語喜溢新知何今茲而始
來及佳人之遲暮恐愛之而莫助感捐佩以何
言聞將棄小儒之文業已領大乘之教割塵情
於綺語發妙想於靈心然則此中所爲麗藻雲

霞正彼岸所爲空花陽燄敢因愧謝竟此愿言
所謂伊人安得褰裳以逢逝肯適我猶堪秉燭
而遊

答朱廣原

癸未仕人最早零落子弟象賢者亦不數家而
門下以天授之姿拓天屬之緒爲年籍光重可
以激厲頑鈍喜倍恒情顧念門下鼎盛華貴不

倭沉錮衰委未敢遽以世好通也而良書已從
然巖壑矣佳扇以揚清風奇香以襲餘馥明鏡
以臨末照美人之貽感誦無極至若瑤華之言
精博婉麗不倭蹇惡無能作酬率意鳴謝惟大
雅炤原

答涂允升

尊公勲震疆陲行乎朝中三朝下履冲然大雅

趨庭之儀尺寸不失令人意往而屢緇紛香焉
良夜更貽翰音孝友之性溫恭之懷悠然詞表
第徐生來直生寒嗽而故山已定新丘難尋朽
骨之期當以異日

答陸景鄴

不佞得以子墨之役仰贊幽光榮重無已何當
門下遠書鄭重似非燕蹇所敢承也知此時入

都榮選門下之才自爲世需第世實需才亦實
惜才愿時虛中以鎮之人愛不如自愛也

與張凝一

董范事起王弘陽先生正在括蒼言及門下良
工心苦爲世道受此凌遽時亦未計後來至此
極也雖然門下危而蒼民安社而祝之自有在
也郎君雙秀明月珊瑚光領南海易所云鼎折

足傾否造物恢詭前後寧可知耶遠贈緇絺服
之無斃門下未便再粵時友愁山攝歸淨理則
萬物可齊也

答王慕夢憲伯

每從還素兄論貴羈英舊則必先我門下體粹
行備仁洽義豐聖居極孝友雍肅之誠宅官高
委蛇正直之節瞻言明德展側時勤借袞西來

未能利見而猥承翰音過爲采信夫以寸管靡
儲而盱衡首被一介未上而褒挹前施此自休
容之本懷而寔衰稿之殊遇也東向鳴謝耿耿
曷盡

與門人劉琪叔

與琪叔語如行山陰道上令人應接不暇別論
已心志之不能愛人不能成身禮所謂見身之

仁也小詩爲別願言珍重

與門人周仁夫

仁夫每爲我言固始魏孝廉今果大發矣仁夫
可爲知人夫能知人者其人亦可知也仁夫無
悲不遇矣

答徐然明

不佞爲文亦既衰矣欲求今少壯能古文詞者

時以自資不可卒得則取四方諸生文字翫之
體不必偶而風神氣色音旨古今大小一也然
明文字靚秀鮮婉復流羨委長少壯固如是也
不佞得受其光好禪益良多來教云年事未臻
風期已托然則予之資生而生之資予也已
久矣小序媿不文亦諒其旣衰耳

與門人葉時陽

生去平昌十餘年初無所覲兒子又鮮一達者
乃爲生繪像立祠此是貴鄉篤誼如生得德何
以承之然生在乎昌四年未嘗拘一婦人非有
學舍城垣公費未嘗取一贖金此又可贊之父
老子弟而無擇言者也庚桑之社或以是耳時
陽積學苦志宜便發去令子文理近蓋墮否且
夕爲平昌祝者黃槐丹桂間多得一二人正不

必皆臨川桃李也

與門人時君可

君可是文藝利器遲速不必論也平昌祀我我以何祀平昌也昔人云天下太平必須不要錢不惜歿生或不魏此文官耶

寄鄒梅宇

與兄三世之好在外經年何能不思一夢記殊

覺恍惚惟此恍惚令人悵然無此一路則秦皇漢武爲駐足之地矣兄以廉吏作客未便作饒客也

與趙南渚計部

初試政時極承知遇倉卒南去自知才非世需不敢求通長者後益淪落每讀大疏軍國平章千里之外宛如聚米國體民生於焉是賴而忽

來旁及之論遂成遠引之思豈有維繫之誠徒
滯近關之迹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每咏
斯言恨身已細不能出一言爲明公發其悃悞
聞明公已待放於郊夫咫尺君親而去住難言
朱紱之困甚於蒺藜此幽憂之士所不能堪而
何以爲名公釋然也拍攢以來長安間絕而獨
不能忘舊於明公以明公立朝都無過舉所疑

一二大事自有主者後人當自諒之明公無愧
色也惟優游龍蠖以爲世儀同志齋室翁無恙
其公子名位何似幸示之

答張夢澤

丈書來欲取弟長行文字以行弟平生學爲古
人文字不滿百首要不足行於世其大致有五
弟十七八歲時喜爲韻語已熟騷賦六朝之文

然亦時爲舉子業所奪心散而不精鄉舉後乃
工韻語三變而力窮詩賦外無追琢功不足行
一也我朝文字宋學士而止方遜志已弱李夢
陽而下至瑯琊氣力強弱巨細不同等賡文爾
第何人能爲其真不真不足行二也又其賡者
各位顧顯而家通都要區卿相故家求文字者
道使其文事開國體得以冠玉欺人且多藏書

纂割盈帙亦借以傳弟旣名位沮落復仕臨樊
僻絕之路罔求文字者多邨翁寒儒小墓銘時
義序耳常自恨不得館閣典制著記餘皆小文
因自類廢不足行三也不得與於館閣大記常
欲作子書自見復自循省必參極天人微窮世
故物情變化無餘乃可精洞弘麗成一家言貧
病早衰終不能爾時爲小文用以自嬉不足行

四也元以前文字除名人外不可多見頗得天
下翫縣志讀之其中文字不讓名人者選選而
是然皆湮沒無能爲名名亦命也如弟薄命韻
語自謂積精焦志行未可知韻語行無容裴取
不行則故命也故時有小文輒不自惜多隨手
散去在者固不足行五也嗟夫夢澤僕非衰病
尚思立言茲已矣微言知而好我誰令言之誰

爲聽之極知知愛無能爲報喟然長嘆而已

與門人陳伯達

長公愛我我愛長公莫往莫來毋懷子祿之嘆
十月盡或過章門一晤也謂來作令人怡然曠
然卷卷未能萬一

與馬公子長卿

弟兩拜吾師於長安後在南都致問而已弟子

之敬問焉初謂世路稍通酬知未老已而世棄
無能復奉音旨讀世兄行實泫然淚下長喟而
興當吾世爲吾師而不知其人可能免於鴛鴦
之誅乎勉從諸大筆後爲神道碑亦不知弟子
能傳其師否也然因師以傳弟子之幸弟未歿
終當一掃墓下啜其寸心耳

與王止敬侍御

門下以清裒雅抱懼居耳目之司世道良幸弟
巖壑已久無緣作長安書私懷熱焉君子群而
不黨抑而強與幸益自韜以須大用

復甘義麓

弟之愛宜伶學二夢道學也性無善無惡情有
之因情成夢因夢成戲戲有極善極惡總於伶
無與伶因錢學夢耳弟以爲似道憐之以付仁

兄慧心者

答陳古池

夫道視不可見聽不可聞體物不可遺講者不知是講體是講物講物則不盡講體則不能窮所以遲領教於門下耳張侯自是久而相知公事澹臺可無避也

與朱以功

車門無右武爲壯士無田公爲長者何處受我
輩耶時時念中惟有朱先生三兒每見朱先生
一度卽著裏一度也

答錢簡齋

姑蘇大雅士舊獨莫寒泉今獨錢簡校氣岸橫
絕曹伍有當予心遊道非委軟難愷亮難也得
楚遊諸語霏霽歷落茲與蒼厓兄相對斷橋江

尺牘

四卷

四

陸龍如是足下昨盛兄常傳處龍杜彩色不

答但直生

書來知令先公作城改卜謂景純誤人不佞妄
意水土比水自是地中物江南土淺較爲迫水
西北地厚至三丈不得水復少華潤管公明止
望四獸耳捉龍知脉時師常談要亦不得不爾
常見緇紳家親方水蟠時龍利轉上歸而後覺

之殆不可曉總之令先公盛德足下至性允終
其吉不佞齒至近得一不食之士容速朽焉未
煩多師也

謝鄭輅思郡伯爲作相圃生祠畫像記

不佞少學爲文薄成影響之用長習爲吏空以
木強爲體烹小鮮而覺擾候單鳧而不復此亦
無所短長之效固宜固攸進退之利已而吏民

發其慳慳之忠人士采其揭揭之義固存得一
之思用著在三之厚去再考而猶拙托千祀以
彌慙若不獲鉅公之筆則洛陽石闕無緣甄其
治行淩儀畫像誰與施其神明久之射堂爲通
矢之墟灌壇等嗜出之社矣竟邀天幸獲承公
度引嬰相而傳義援澤社以徵禮蔽節無留何
有勿剪勿拜馨香莫遺安得采蘋采蘋乃愿達

人君子之言置之高陵深谷之地乍披文而傳
質已玉振而金聲乃至錦傷見捐而推以機杼
刃尺之妙琴瑟委絕而謚以高山流泉之響蹠
啟而咏唱嘆有餘讀至行可贊天地鬼神不覺
涕從何以得此譽以文能安民人社稷徒令汗
浹無所承之

答繆仲淳

兄手書良厚弟有二親俱七十餘無出理留一
官止是繼人物耳知遊中似兄無一俗滯態者
更能幾人江東道風何如幸時以聞

復牛晉字中丞

保障重臣具文武才望而徒拾無影細事致使
請告難留既喪民宗仍傷朝體識者謂何如弟
才質疎鄙然留之乙未之計者南公也鋼以戊

成之計者溫公也夫以貴鄉二老趨舍不同則
南北之情益無足異矣誰將西歸懷之好音世
諦悠悠臨風嘆息

玉茗堂全集